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第三十九回 到靈山有無見佛 得真解來去隨心

詩曰： 清升濁降自高低，豈可容人截補齊，
善惡有誰能假借，死生無處討便宜，
看明佛地原無佛，行盡西天更有西；
多少參求稱大慧，此中尚有一塵迷。

卻說唐半偈師徒四眾，歷過了地水火風，便覺胸中豁然，滿前佳境，坦平大路，一霎時猿猴獅馴，緩緩的轉過林子要尋宿處。不覺的路旁閃出一個草庵兒來，大家看見，不勝歡喜。忙忙趕到近前，正打算進去，只見蓮化西鄉的那個和尚忽從裡面走將出來，手裡拿著毗盧帽子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你來了麼？光著頭怎見如來！一個帽子送你。」唐半偈看見，不勝驚喜，慌忙滾鞍下馬，接了帽子戴在頭上，拜伏於地下道：「前遭毒口，蒙佛師解厄，功德無量。今遑遑失路，怎又勞接引？真莫大善緣。」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：「你一路來舟楫艱難，鞍馬勞頓，又風風火火，也辛苦了，快進庵去歇息歇息，明日好見如來。」唐半偈聽見說明日就見如來，滿心歡喜，因又拜問道：「弟子大顛，蒙唐王欽命，不惜幾萬里驅馳，來求真解，不知明日果有緣得見如來否？」笑和尚即笑嘻嘻說道：「咫尺靈山，怎麼不見？但見有幾樣，不知你是要見如來之面，還是要見如來之心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下根人得一睹佛容足矣！安敢妄要見心？」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：「就是見面也有兩樣，不知你是要見色面，還是要見空面？」唐半偈一時答應不出，因問道：「色面云何？空面云何？求佛師指示。」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：「說不得，說不得。」唐半偈再三苦問，笑和尚方說道：「見佛自知，你們且去歇息。」唐半偈不敢再問，只得叫徒弟牽馬挑擔進庵，取些乾糧吃了，攤個草鋪去睡。

睡醒一覺，天亮了起來，連草庵也不見，笑和尚也不見。知是佛師顯靈，忙望空拜謝，重復上馬西行。行過的境界，遇著的花草，看見的禽鳥，只覺與塵世不同。有時見長松下法侶談經，有時見白石上幽人共語，有時見高僧飛錫過，有時見老衲捧經來。唐半偈不敢怠慢，下馬步行，行不數步，早望見一帶高樓，幾層杰閣，小行者道：「這一定是個佛境，可訪問個明白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此是玉真觀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如果是玉真觀，便已到靈山腳下了，你看，有金頂大仙在內，不可不進去參禮，煩他指引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差，不差！我們就去。」不一時，走到閣下。唐半偈看那廟額，果是玉真觀，不勝大喜道：「不期今日已到靈山了。」便輕輕走了進去。走到丹合之上，望見殿中一位大仙立著。師徒正行間，那殿中大仙早問道：

「那僧人是哪裡來的？」唐半偈忙向前問訊道：「弟子大顛，乃東土大唐差來，要見我佛如來求真解。今幸得到寶觀，欲參謁金頂大仙，故敢進來。」大仙聽見，忙笑欣欣迎將出來道：「原來就是顛聖僧！那年唐玄奘奉旨求經，哄我等了他□餘年方纔來到；今顛師父求解，我定道也須七、八年工夫，怎纔過了四、五個年頭就到？莫非貪近便走了捷徑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弟子若走捷徑，此時不知墮落何方？幸步步實歷，所以來得快。」大仙聽了歡喜道：「顛聖僧直截痛快，果是解人，明日見佛，定得真詮。」遂邀進殿中相見，又命小童看茶擺齋，留他師徒飽餐。齋罷，唐半偈謝了，就要求大仙指示上靈山的道路。大仙道：「靈山雖有路，不必遠求，若在依門傍戶之人，小仙即指點一二也不妨；顛聖僧既信步行來不差一步，今靈山咫尺，小仙又何須饒舌？」唐半偈遂不敢再問，竟謝別了出來，叫沙彌牽馬，一戒挑擔，自卻同小行者徐徐望著靈山步來。

不期那靈山看著似近，走了半晌只是不到。豬一戒道：「這路多分走錯了。」沙彌道：「看著山走如何得錯？」豬一戒道：「你不知這山中的路，前後左右都可走得的，要近就近，要遠就遠，比不得大道是直去的沒有委曲。這大仙說話蹊蹺，我故動疑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只要有路，遠近總是一般，疑他怎的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說得是，走走走。」大家相逐著又過了幾個峰頭，又上了幾層磴道，早望見一座大寺。小行者指與唐長老道：「這不是雷音古剎？」唐半偈抬頭望見，不敢怠慢，遂一層層拜了上來。到了寺門，卻靜悄悄不見一人，驚訝問道：「我聞佛會下有優婆塞、優婆夷、比丘僧、比丘尼三千大眾，今日為何一個也不見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這是時常有的，近日想是佛在哪裡講經說法，大眾一齊都去聽了，故此冷靜。」豬一戒道：「如果是佛講經，我來得湊巧，且去聽聽也是大造化！」遂一齊都擁上山來。不期到了二山門下，竟不見金剛守護；又到了三山門下，也不見金剛守護，一發驚訝。小行者道：「不要驚訝，且走到大殿上去，自有分曉。」一齊走到大雄寶殿上，也是靜悄悄不見一人。唐半偈驚得默默無言，只瞪著眼看小行者。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不消看我，我想，佛家原是個空門，一向因世人愚蠢要見佛下拜，故現出許多幻象引誘眾生。眾生遂從假為真，以為金身法相與世人的須眉無異。今日師父既感悟而來，志志誠誠求真解，我佛慈悲，怎好又弄那些玄虛？所以清淨淨淨，顯示真空。」唐半偈聽了，低頭不語。豬一戒插嘴道：「若依師兄這等說來，西方竟無佛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怎的無佛？」豬一戒道：「佛在哪裡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這清淨淨淨中具有靈慧感通的不是？」豬一戒笑道：「師兄不要口頭禪耍呆子，若說這樣，哪裡沒有，何必辛辛苦苦遠到西天來求？我只不信。」唐半偈方說道：「履真說的倒是真實妙諦，守拙卻不可不信。」豬一戒搖頭道：「師兄這張油嘴，聽他不得！」唐半偈道：「這不是履真一人之言，你不記昨夜那位好笑的佛師他也說有色面，有空面，這想是空面了。他又說有如來之面，有如來之心，這想是如來之心了。差是不差，只是我奉唐王之命而來，不見得如來金面，不領得如來法旨，怎好復命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有我在，若必定要見佛也不難。」豬一戒道：「師兄說話也要照前顧後，莫要不識羞，惹人笑。你又不是佛，怎說見佛不難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兄弟呀，你不曉得，人心只知捨近求遠，我與你整日在一處，看熟了，便不放在心上。不知我佛卻平平常常，還沒有我的神通哩！」豬一戒聽了笑個不了道：「罪過，罪過！羞死，羞死！你且說你哪些兒是佛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說與你聽：佛慈悲，我難道不慈悲？佛智慧，我難道不智慧？佛廣大，我難道不廣大？佛靈通，我難道不靈通？佛雖說五蘊皆空，我卻也一絲不掛；佛還要萬劫修來，我只消立地便成。若說到至微至妙之處，我可以無佛，佛不可以無我！你去細想想，我哪些兒不如佛？」豬一戒搖著頭，只是笑道：「這些捕風捉影的鬼話且莫說起，只我佛的慈容妙相，或者比你這副尊猴子臉略略差些。」說罷，連沙彌也笑將起來。小行者道：「俗語說，呆子看臉。你真是個呆子，只曉得看臉。也罷，既是你們定要見佛也不打緊，你們且退出山門外伺候，等我進去請世尊出來相見。」唐半偈沒法，只得同了豬一戒、沙彌真個走到二山門外。小行者便在身上用手在肩上拔了一把毫毛，嚼碎了噴在空中，叫一聲：「變！」一霎時就變做八菩薩、四金剛、五百阿羅、三千揭諦、□二大曜、□八伽藍，兩行排列，自卻變做如來至尊釋迦牟尼佛並坐於蓮臺之上。

一時間鐘鼓齊鳴，檀煙繚繞。唐半偈在山門外聽見，不勝驚異，因對豬一戒、沙彌說道：「你大師兄果有些手段。你聽，殿上鳴鐘擊鼓，多分是請了世尊出來了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內中走出六個金剛，兩個是管三門的，兩個是管二門的，兩個是管大門的，看見唐半偈師徒三人立著，便問道：「僧人是哪裡來的，到此何幹？」唐半偈忙作禮答應道：「弟子乃東土大唐國奉欽差要求見世尊拜求真解的。」金剛道：「既要見世尊，怎麼不言不語立在這裡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因不見人，故立此拱候。」金剛道：「是了，方纔世尊在靈山頂上優婆樹下講無窮妙法，大眾俱去竊聽，故半日無人。你既候見世尊，我須與你通報。」說罷，竟走了進去。不多時，又出來說道：「世尊有金旨，宣你們進去。」唐半偈聽了歡喜，忙整整衣容，領著豬一戒、沙彌走進去。將到大殿前，正打算下拜，忽傳出金旨來道：「東土僧人，且著他在貝葉墩少坐，先叫他徒弟進見。」唐半偈領旨去坐，早有伽藍將豬一戒、沙彌帶到殿前。世尊開口道：「你二人叫甚名字？」豬一戒道：「弟子叫做豬守拙。」沙彌道：「弟子叫做沙致和。」世尊道：「你既隨師遠來求解，我一時不在，只該恭恭敬敬等候，怎敢枉口拔舌，議論我的長短？」豬一戒道：「弟子從來信心，雖不曉得佛爺妙處，卻時常念兩聲阿彌陀佛，怎敢議論長短。」世尊道：「我方纔以慧耳聽之，明明聽見你說，你可以無我，我不可以無你。」豬一戒辯道：「佛爺爺聽錯了，這樣犯上的話，弟子就爛了舌頭也不敢說！」世尊道：「你既不說，卻是何人說來？」豬一戒道：「這都是我師兄孫履真說的。」世尊道：「我聞你那師兄也是一尊現在的活佛，如何肯說我？」豬一戒道：「佛爺爺你不知道，他

是一個猴子出身，為人賊頭賊腦，最刁鑽，最狡猾，也捉他不定。他雖慈悲也是有的，智慧也是有的，好起來熱突突，赤律律，還象個人兒；若是惱了他，他便千思萬算計，或是坑人，或是害人，哪一件墮地獄的事兒不是他做的，怎說個活佛？」世尊聽了勃然大怒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你師兄我久知他是個好人。你這野豬精，人身還不曾變全，怎敢花言巧語毀謗他！他與我同體共性，你毀謗他就是毀謗我一般。」叫道：「金剛，快將他押到泥犁地獄，拔出舌頭。」說不完，早有四個金剛來捉拿。嚇得豬一戒魂不附體，著了急亂叫道：「佛爺爺，不看僧面也看佛面，饒了吧。」世尊笑起來道：「我罪你，怎麼倒要看我面饒你？」豬一戒道：「不看佛面還看師兄的面，饒了吧。」世尊道：「你既毀謗師兄，師兄必定惱你，怎麼又替你討情面？」豬一戒道：「師兄不肯，可看師父面，饒了吧。」世尊道：「你師父又不來求我，我怎看他面？」又吩咐金剛道：「只是快快撥出舌頭吧。」豬一戒見說師父不求他，只得亂喊道：「師父，快來救我！」唐長老聽見也著了忙，只得走近前，將要跪下去求饒。小行者看見師父要跪，慌了手腳，忍不住大笑一聲，現出原相，忙跪下來扶住道：「師父莫要聽這呆子耍。」急將身一抖，收去毫毛，一霎時金剛、菩薩並三千大眾俱寂然不見。呆子看見，忙跳起身亂罵道：「賊猴子耍得我！幾乎連膽都嚇破了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該死的，一個佛爺爺怎敢亂罵。」唐半偈定了性說道：「你們這等頑皮，不知何時見佛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不要性急，頑皮恰也是見佛。」說不完，只見那笑和尚立在山門外招手道：「你們遊戲夠了，快來跟我去見如來佛。」唐半偈看見，大生歡喜，忙上前拜問道：「弟子大顛，不知前劫中有何因緣，屢蒙指引。」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：「有因緣，有因緣，且去見佛要緊。」整轉身便先領路。豬一戒忙上前一把扯住道：「你且不要走，我被人耍怕了，你須說個明白，我方跟你去。這靈山乃萬佛之地，為何一個也沒有？」笑和尚笑嘻嘻說道：「你豈不聞萬佛皆空？」豬一戒想想道：「這也罷了！怎麼一個佛地容我師兄變做世尊捉弄我？」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：「也不是捉弄你，這叫做心即是佛，你哪裡曉得！」唐半偈言下有悟，便要隨行，豬一戒又攔住道：「師父，還有話說，這是靈山不見佛，卻到哪裡去見佛？」那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：「你豈不聞俗語說，除了靈山別有佛。不要遲疑，快跟找來！」四眾方死心塌地跟定笑和尚前行。正是：

啞啞不無情，嘻嘻不無味。

除卻下土心，都是拈花意。

笑和尚笑嘻嘻引著唐半偈師徒四人，東一轉，西一盪，直走到一個去處。又不是山，又不是水，又不是寺，又不是院；也有樹木，也有禽魚，也有樓閣，也有煙霞，遠遠望去，但見一道白光罩定。笑和尚又笑嘻嘻用手指定道：「那白毫光內有一個須彌園芥子庵，即世尊的極樂世界，世尊無事只在此中，快去拜見求解。我也去！」唐半偈再三拜謝道：「蒙佛師指示，敢求佛號，以識洪深。」笑和尚笑嘻嘻說道：「向後自知，不必說也。」唐半偈還要拜問，他竟笑嘻嘻去了。唐半偈不勝感激，便依著他的言語，望白光一步步拜來。拜到園前，見兩扇門半開半掩，唐半偈不敢輕易進去，忽見走出一位菩薩來問道：「外面立的想是東土求解僧人，有金旨著你進去。」唐半偈方循規蹈矩領著三個徒弟，又一步一拜拜了進去。拜到面前，只見世尊褊袒著右肩坐在一塊盤陀石上，唐半偈恭恭敬敬繞佛三匝，膜拜作禮。禮畢，方長跪佛前啟說道：「二百年前，東土大唐皇帝曾蒙我佛慈悲，造了三藏靈文，許流傳中國，度人度世；又蒙觀世音菩薩指示因緣，故差聖僧唐玄奘經□四年歲月，歷□萬八千程途，遠詣靈山，辛勤求去，這是天大的善緣，海深的福恩。無奈流傳日久，愚僧不知真解，漸漸墮入貪嗔，誣惑世。玄奘佛師不勝悲憫，故又啟請世尊，願再頒真解，以救沉淪，復蒙世尊慈悲，允其所請；又蒙玄奘佛師親至中國封經顯示，故大唐皇帝復差弟子大顛，繼玄奘佛師之志，重詣靈山，再求真解。今喜眾生有幸，大顛有緣，僅五遍寒暑即達靈山，伏望世尊念眾生苦惱，慨賜真詮，宣揚中土，喚醒貪痴，庶不負從前造經洪恩，流傳善果也！」世尊聞言，三復嘆息道：「這些因緣我已盡知，但我既造真經，豈惜真解？只可憐你那中國人心欺詐，世事偏頗，殺生害命，造下無邊惡業。前冤來解，後孽又生；往障纔除，新仇又結。縱有靈文，止可是暫消一瞬；任傳真解，也難開釋多生。不如削去言詮，使他漸忘知識，倒是返本還元的妙義。」唐半偈又拜求道：「世尊昔年造經開導，總是慈悲；今欲泯滅見聞，無非救度。但弟子下根固執，止辨一心，不知轉念，求解因緣，先希成就。」世尊點頭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就與你幾卷去也無妨，只恐中國的孽重魔深，自生嫉妒，求去也與不求去一般。」唐半偈又拜求道：「孽障由他孽障，慈悲不失慈悲！還望世尊憐憫。」世尊聞言，又點點頭叫阿儼、伽葉問道：「昔年唐玄奘取去真經的數目，你可記得？」阿儼道：「止記得共是三□五部，五千零四□八卷，各經名色俱注在珍樓之下，須去查看。」世尊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你可領化四眾到珍樓下查看，有一部真經，須付他一卷真解，不必定要又合藏數。」阿儼、伽葉問道：「從來佛門九九歸真，三三行滿，昔年唐聖僧經數、難數、時數；皆令相合，今日顛聖僧為何一切掃除？」世尊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昔年唐玄奘乃我第二個徒弟金蟬子，為因聽經怠惰，故我罰他身受八□一難，以完功行。今唐半偈自超凡入聖，故難由心造，一妄一魔，心之妄定由他魔之妄定，至經之卷數即解之卷數，若要減增拼湊，解又非真了。」阿儼、伽葉與唐半偈拜受佛言，皆大生歡喜，合掌以為希有。拜罷，阿儼、伽葉就領了唐長老四眾同到珍樓下，細查前付藏經數目。卻是：

《涅槃經》四百卷

《菩薩經》三百六□卷

《虛空藏經》二□卷

《首楞嚴經》三□卷

《恩義經大集》四□卷

《決定經》四□卷

《寶藏經》二□卷

《華嚴經》八□一卷

《禮真如經》三□卷

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

《大光明經》五□卷

《未曾有經》五百五□卷

《維摩經》三□卷

《三論別經》四□二卷

《金剛經》一卷

《正法論經》二□卷

《佛本行經》一百一□六卷

《五龍經》二□卷

《菩薩戒經》六□卷

《大集經》三□卷

《摩竭經》一百四□卷

《法華經》□卷

《瑜伽經》三□卷

《寶常經》一百七□卷

《西天論經》三□卷

《僧祇經》一百一〇卷
《佛國雜經》一千六百三〇八卷
《起信論經》五〇卷
《大智度經》九〇卷
《正律文經》〇卷
《寶威經》一百四〇卷
《木閣經》五〇六卷
《大孔雀經》〇四卷
《維識論經》〇卷
《具舍論經》〇卷

阿儼、伽葉與唐半偈細細查數，果是三〇五部，五千零四〇八卷。查明了，阿儼因與伽葉暗暗的商量道：「還是與他去不與他去？」伽葉道：「佛祖吩咐，怎敢違拗？」阿儼道：「不是違拗佛祖，白手傳經，世尊原不歡喜，怎好輕易與他？」伽葉道：「昔年唐玄奘雖說不沾不染，還有一個紫金鉢盂藏在身邊苦苦不捨，我恐他貪嗔不斷，故逼了他的出來。你看這個窮和尚，清清淨淨，一絲也不掛，就勒逼他也無用，轉顯得我佛門中貪財；況求解與求經不同，經是從無造有，解是掃有還無，著不得爭爭論論，莫若做個好人情，與了他吧。」阿儼沒法，只得又轉身對唐半偈說道：「聖僧既為唐王來求解，也該叫唐王盡個人情；今見聖僧到此，四大皆空，不好開口，只是太便宜了些。」唐半偈忙合掌稱謝。小行者道：「我們雖然便宜，解又不是你的，你們也沒甚吃苦，落得做人情，快付與我們去吧。」阿儼、伽葉只得上樓去外了寶藏，照賬於三〇五部中將三〇五種真解都查出，搬下樓來交與唐半偈道：「真解在此，聖僧可點明白收拾了。」唐半偈先跪受了諸解，放在案上，又合掌向二人稱謝了一番，然後叫小行者三人上前相幫查點。

原來真解沒甚繁文，多不過一卷兩卷，少只好片言半語，攏總收來僅有兩小包袱。收拾完了，就叫豬八戒、沙彌各捧了一包，同隨著阿儼、伽葉到極樂世界來見佛，拜謝繳旨。拜罷，世尊說道：「我這真解熱似洪爐，冷如冰雪，靈明中略參一點，便可起永劫沉淪；機鋒上少識些兒，亦可開多生迷網。誠失路金丹，回頭妙藥也！此去雖東天孽重，無福能消，但你堅意西來，其功不淺，且去完成此因緣，歸來受職。」唐半偈又啟請道：「前玄奘遵承金旨顯聖封經，至今尚然錮識，今既蒙頒解流傳，理合開經重講。又木棒一根，傳蒙恩賜，一路驅邪助正，大賴軒轅。今已歸西，不知還該繳上還該隨行？均乞金旨定奪。」世尊道：「真經暫封，原因失解；真解既至，則真經豈可仍封？即著汝將封皮揭去，敷宣妙義。倘有野狐須加棒喝，木棒聽汝擇人傳付，以代傳燈，不必回繳。我觀唐運將微，你去吧，莫誤善因。」唐半偈領旨，又繞佛三匝，拜謝了洪恩，又謝了眾聖，方叫豬八戒、沙彌仍將兩個真解包袱捧出，到了園外收拾好，放在龍馬身上馱了，叫沙彌牽著；行李仍叫豬八戒挑著，自卻與小行者緩緩隨行。

行不上數步，唐半偈忽自驚訝歡喜，看著小行者道：「徒弟呀，我這一會只覺性如朗月，心似澄江，滿身的血肉都化做虛空一般，來往可以自如，不似從前沾滯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，恭喜！你初來時，未得真解，五官皆障，如今見了我佛，得了真解，妙義熏心，靈文刺骨，自然遍體通靈游行無礙也！」遂叫住豬八戒、沙彌道：「師父身體輕鬆已成佛了，我們大家商量駕雲去吧。」豬八戒聽見歡喜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！省得走路。」沙彌道：「師父若能駕雲，龍馬倒是個贅貨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消慮得，人到靈山既能成佛，馬過佛地豈不成龍？且試試看。」把手在靈山石上一招，卻招出一片慈雲來，請唐師父立在上面；又招一片駕了龍馬，大家駕起雲頭，回首望著極樂世界，齊念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弟子們去也！」忽一陣香風將慈雲吹去，竟往東來。正是：

千山萬水來西土，一片慈雲又轉東，
莫笑世人忙不了，聖賢成佛也匆匆。